

三味书屋

小说的美学及关联

——读王安忆《小说家的第十四堂课》

林子

本书是作家王安忆2014年5月应“余光中文研社”邀请，在高雄中山大学所做的三场文学讲座辑录。参加座谈的有前不久去世的诗人余光中和小说家黄锦树、骆以军。三场讲座紧紧围绕小说这一文体展开，小说是什么？小说能做什么？小说不能做什么？



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，王安忆认为，小说为我们平凡的生活增添传奇，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不平凡。现实主义小说借由文字对现实进行处理，超越现实的表象——借由具有概括社会矛盾的系列典型环境、典型人物，塑造远景透视，把人物的社会关系放进较长的时段来审视，描述社会历史的变迁，透过叙述重组的现实，呈现社会的整体性，让读者超越个体的有限视野，更有效地了解自身的处境。或者借由叙述的新视角，在解消各种矛盾的同时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心灵世界，让读者能从中得到某种内心抚慰。唤醒读者对生活细节的重新认知，唤醒读者在有限的物质空间中，获得精神的伸展。

王安忆以自己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天香》为例，分享创作心路历程。十几年前，她摘抄旧籍上的“顾绣”，天香园顾绣便成为最早的创作冲动。之后又在构思的过程中不断寻找更为宏观且有升华价值的女性主题。作家做了很多的案头工作，包括摘抄笔记、查证史料及核实相关细节等。在小说的规划里，作家给书中人物制定纪律，让人物行动起来，冲突，然后和解，不逾矩，却要超脱。让小说中的人物有足够的穿行其间的时空，在这当中找到言谈举止、矛盾冲突的可能性，只有这样，故事才有生命力。小说家不能完全凭自己的想象，而是凭借丰富的生活积累、生活细节，通过文字的全方位搭建还原现实场景，让读者感同身受。

她还担任面向新人的文学奖项的评审，王安忆说，评审中吸引她的是那些贴近现实、有生活质感同时感情真切的小说。新人的笔力总是柔弱的，但如果创作者有着较为宽阔的眼界，创作的范畴超出自己的辐射中心，又有丰富生动的细节，这样的作品就足以让评审被说服。对创作者来说，不是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都有价值，大多数人的经验是互相模仿、互相参照的，尤其是现今互联网信息传播迅速，很多人的经验是受到暗示的。在经验的互相暗示之下，写作者的故事也就很难摆脱暗示的命运。这样说来，贴近现实，有生活质感，感情真切，就不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

荐书

《50:伟大的短篇小说们》



编者	果麦
出版	天津人民出版社
日期	2017年12月

本书可谓世界短篇小说的一场“盛会”，读者除了能遇见世界四大短篇小说家欧·亨利、契诃夫、莫泊桑、马克·吐温外，还能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、海明威、福克纳以及俄语文学三大巨匠普希金、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沟通交流，并且与以意识流创作著称的伍尔夫、恐怖美学的践行者爱伦·坡、洛夫克拉夫特，以及在各文学流派中占有一席之地地的霍桑、毛姆、卡夫卡、茨威格、芥川龙之介等人结下或深或浅的缘分。总之，37位大师的50篇经典力作，都出现在《50:伟大的短篇小说们》中，这便是它的包罗之美，足以让人乐此不疲。

的斑点”是在某次旅途中，宾馆陌生的环境让我在那一刻将伍尔夫引为知己。正如她说：“把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物在普普通通的一天中的内心活动考察一下吧。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：琐屑的、奇异的、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深深地铭刻在心头的印象，它们来自四面八方，就像不计其数的原子在不停地放射。”这就是真正的生活。

揭示巧克力的魅力之源

——读《巧克力：一部真实的历史》

赵青新

在美国影片《浓情巧克力》里，朱丽叶·比诺什扮演风情万种、兰心蕙质的甜点师薇安，当年观看这部影片时，我的注意力几乎全集中于薇安和洛克斯(约翰尼·德普扮演)之间魅惑人心的情感故事。近读《巧克力：一部真实的历史》，回忆老电影，我有了更深的理解。



本书平易好读，全方位揭示了巧克力的魅力之源。作者是美国人类学家、食物历史学家索菲·D.科，以及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名誉教授麦克·D.科，他们长期研究玛雅文明，发端于美洲“可可”的巧克力，当然成了关注重点。

有材料显示，美洲土著也有“洗礼”仪式，据说是将某种花朵和可可粉溶化在森林岩石间采集的纯净之水里，再由贵族涂抹在男孩、女孩的额头，主要用在商业守护神、雨神和生育神的庆典上。当时可可被普遍使用，甚至担当美洲大陆居民日常“代币”的职能。人们乐于接受可可豆作为报酬。可可地位的上升，还缘于它的一种特殊功能的发现。传说中，蒙蒂祖玛喝50杯可可饮品，以增强自己在恋爱时大脑中产生的一种物质。所以，巧克力打开了电影里男女主角的心扉，当可可饮品在体内奔流，眼眸变得多情，空气多了一份流动。不过，可可的催情效用其实很有限，多少有赖于人们的心理幻想。据说在巧克力饮料里加上香子兰、桂皮、南瓜子、牙买加咖啡或者窄叶胡椒等，功效会增加，至少

它能提神，能让人觉得开心，电影中薇安就屡次用它缓解周围人的烦忧。

新大陆的这种植物很快传到了欧洲，加工后成为大受追捧的新奇饮品。可可与它的美洲“伙伴”辣椒、玉米、马铃薯等，伴随新航路的开辟，书写了“全球旅行”。可可的声名在欧洲起初不太好，声色犬马的萨德侯爵据说喜欢在欢宴上呈献“加料”的巧克力饮品，各种奇谈怪论蜂拥而出，褒贬不一，招致宗教界对此进行鞭挞和围剿。作者梳理了教会与世俗社会围绕巧克力而产生的纷争，认为“这是最好的饮品，也是最差的饮品”。无论如何，就像电影所展示的，薇安带领镇民们反抗神父等守旧势力，最终获得胜利。



作者	周大新
出版	人民文学出版社
日期	2018年1月

人生在世，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，被喻为“人生四苦”。早在2005年，中国便进入了老龄化社会，当“老”不单是个人的生理变化，而成为全社会关注焦点之时，文坛上就需要有作家为此发声。

著名作家周大新用自己的作品回应了社会关切，无论是饱含深情的《安魂》，还是倡导风清气正的《曲终人在》，都是他关注现实与人生的缩影。今年1月，周大新推出新作《天黑得很慢》，这是中国首部关注老龄化社会的长篇小说。整部作品分7章，将一周的万寿公园黄昏纳凉活动融入全书，没有特定的主角

线，摒弃了传统小说的结构模式，采用拟纪实的手法，与新颖独特的结构巧妙结合。周一至周四，分别是养老机构、医疗保健机构、养老服务机构及健康专家的推介活动，周五到周日，是小说的主体部分，通过陪护员的亲身经历与观察，反映了以“萧伯伯”为典型代表的中国老年人的生活状况。该书以讲故事的方式，描述了老龄化社会中诸如养老、就医、陪护等现实问题。作者充满人文关怀，他用笔墨拓宽了生命的宽度，用思考加深了生命的深度，既写了老人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现状与期待，也写出了人间的真情，使很少被人关注的老年护理群体有了“露脸”的机会，这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。“变老并不是悲惨的事，那像是夏季天黑得很慢。”温暖可以抵御严寒，温情可以延缓衰老。

品鉴

你我之间 互为依存

——石一枫中篇小说《借命而生》读后

水草

中篇小说《借命而生》是青年作家石一枫的创新之作，发表在2018年第一期《小说选刊》上。作者以第三者的角度、用20年的时间跨度，关注发生在普通人身边的故事，在勾勒人物命运的同时，呈现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的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。

故事发生在一个特殊的社会观察点：看守所。20世纪80年代末，刚从大学校门出来的杜湘东是一位有理想、有追求的优秀警察，渴望实现个人价值。“他当年考警校想的是立功，是破案，是风霜雪雨搏激流和少年壮志不言愁。”“各项考核成绩全队前三名，擒拿格斗在省级比赛里拿过名次。”他不甘心一辈子困于乏味的看守所内，然而，面对现实，他的激情慢慢消逝。管教对象姚斌彬、许文革越狱事件的出现，给他带来了长久的失败感，自此萎靡不振，用妻子刘芬芳的话说，是“矮了一截”。其

实，这些事只是他产生变化的一根导火索，对照杜湘东的期望与工作、生活上的落差，他迟早会因失望而发生转变——将自己变成曾经讨厌和怜悯的无所事事的同事老吴。以至后来，当年那个曾主动申请到一线、到困难岗位上去的热血青年早已难以寻觅，取而代之的是只想留在登记处图个舒服的“大爷”。

但是，他心中潜在的英雄主义情怀，还会时不时被周边的人和事所激发，他在关心姚斌彬母亲的同时，也丝毫不放过监视并抓住许文革的机会。

小说中的许文革、姚斌彬曾是有理想、敢追求的青年。20年前，为了“活得和以前不一样，活得和我们的爹妈不一样”，他们想方设法变成有本事的人。从车床、铣床上手，没日没夜研究机器的构造原理，刚想研究汽车发动机时，却被当作盗窃犯送到监狱，从此再也无法摆脱笼罩在身上的罪名。他们在实施逃跑时，姚斌彬为了掩护

杜湘东，被抓住判处死刑。许文革虽然侥幸逃脱，但从此隐姓埋名饱受苦难，同时也变得更加坚强，他明白“一个人背着两人的命，得替他(姚斌彬)活成他想要的那副模样”。他抓住时代的脉搏，终于成为成功人士，又通过自首洗白了自己。只是当改革的浪潮再一次袭来时，他被冲上岸来，曾经的先行者面临被淘汰的结局，万念俱灰之下，他选择自杀。而念念不忘将他绳之以法、追捕他20年的杜湘东，最后却成了他的救命恩人。

最终人物的命运如何？小说的结尾并未解决读者的疑惑，但杜湘东终于明白，自己也如许文革一般借命而生，“那伴随了他多年的郁闷也在此时一扫而空”。

在阅读过程中，我几度陷入这样的疑惑：他们究竟是先行者，还是被淘汰者？是英雄主义，还是悲情主义？应该是两者皆有之吧。他们跻身时代的洪流中，有成功，有失败，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作者在描写杜湘东等三人不同的人生态度

路的过程中，笔墨涉及司法、国企、资本等方方面面的改革……它们共同完成了《借命而生》这一多声部的“合奏”。

“我却没法分辨，我终日不安/他俩勇敢和可爱呀，全部一个样/……/现在两人一个死了，一个回来了”，小说引用了苏联歌曲《山楂树》，颇有深意。不仅仅因为故事情节的相像，更是暗合《借命而生》的寓意，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。“他(杜湘东)觉得不止许文革，就连自己的这条命也是借来的……向这世上所有人借”，结尾处的这段话，似乎意味深长。

任何一代人的历史都是岁月赋予的。小说中的人物，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，“把自己的日子过成了史诗”，而作者的任务是“通过一个合适的人物，对自己已经历过的时代变迁做一些回望和梳理”，从而为这个时代留下史诗。

《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》



作者	流沙河
出版	四川文艺出版社
日期	2017年8月

《古诗十九首》是五言诗的代表作，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。《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》则通过对这些诗歌的深入解读，让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，增长古典文学知识，享受经典诗词之美。

流沙河先生在序言中指出：《诗经》基本上是四字一句的“四言诗”，从四言诗过渡到唐宋以来的“近体诗”，这中间有一座重要的桥梁，就是西汉时期兴起的五言诗，五言诗能表达更丰富的内涵。

在讲述《古诗十九首》第一首“行行重行行，与君生别离”等经典名句时，流沙河先生发出这样的感慨：好诗就是这样，没有一点

多余的东西，一行都少不得，否则诗人抒发感情的各种细节就不能做到环环相扣、相互烘托，构不成一个完整的故事。在解读第六首“涉江采芙蓉，兰泽有芳草。采之欲遗谁，所思在远道”时，先生指出：这么好的诗，我们应该把它背下来，在反复吟诵中，体会诗歌的美，体会情感的美。

通读全书，我在欣赏诗歌之美的同时，也对词语典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比如先生指出，“踟蹰”一词是从蜘蛛取象而来的——蜘蛛结网的时候就是来回转圈的，把“蜘蛛”这个名词动词化，来表达那种动作的特征，就成了“踟蹰”。在解读第十八首“以胶投漆中，谁能别离此”诗句时，先生说，谁能别离此？什么叫“如胶似漆”形容夫妻感情好。什么叫一首诗的成功？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写过，而它一旦被创造出来，留下久远的文化传统。

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：98906429